

走向毁灭的必然：麦克白悲剧命运的心理根源

闫文军 袁 慧

(装甲兵工程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 北京 100072)

【内容摘要】《麦克白》是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自我与本我的冲突以及麦克白夫人对麦克白的心理影响是造成麦克白悲剧命运的心理原因。剧作对人物内心冲突、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与拷问折射出震撼人心的光芒,收到了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麦克白 自我 本我 冲突

中图分类号 I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6-0171-02

《麦克白》^[1]是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最为短小精悍却也最为血腥阴郁的一部,是其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该剧讲述了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如何在自身野心驱使、三个女巫引诱及其夫人怂恿下,从一位驰骋疆场、功勋卓著的英雄沦落到弑君篡位、身首异处的悲剧故事。剧中,莎翁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幻像等来刻画麦克白在弑君之前的心理冲突与挣扎,弑君之后的良心煎熬,以及为巩固王位疯狂排除异己的阴暗心理。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剖析造成麦克白悲剧命运的心理原因,从而更好地理解《麦克白》的艺术魅力。

一、内因：麦克白自我与本我的冲突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格结构的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的心理状态。“本我”是一种本能和天性,是源于潜意识的强大力量,它只一味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百分百地接受‘享乐原则’的支配”^[2]。而“自我”则是部分属于潜意识,部分属于意识,是文明的产物,在本我与现实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尽力使人变得有道德。在每个人的心理上,“本我欲望与自我的道德观念永远处于剧烈的冲突中”^[3],自我总是竭力压抑那些本我欲望中不道德、不理智的东西,但是当被压抑的欲望无法排解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一系列病症如幻像、梦魇,甚至是精神疾病。这是剧中麦克白总能看见代表邪恶欲望的女巫以及匕首等幻像的原因。“超我”则告诉人们什么是合乎道德的,引导“自我”追求高尚、道德与完美,且丝毫不理会“本我”与“自我”所面临的困境。当“自我”达不到“超我”的道德标准或是轻易向“本我”的欲望屈服时,“超我”就会惩罚“自我”,使人产生愧疚感或罪恶感。这正是麦克白在杀死国王邓肯及班柯后良心饱受煎熬的根源。

1. 弑君前自我与本我的激烈冲突

麦克白一切内心风暴的起源来自三个女巫的预言:“麦

克白,未来的君王”。实际上,女巫及其预言只不过是麦克白内心权利欲的幻像。作为苏格兰的将军,麦克白为国平叛,战功赫赫,就连国王都认为一切报酬都不足以抵偿他那伟大的功勋。显赫的功绩和过高的赞誉勾起了麦克白“本我”中对于权力的欲望和野心。虽然他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的勇猛、荣耀似乎应该获得更高的奖赏。然而,麦克白深知弑君篡位罪孽深重,其内心独白所表现出的犹豫和惧怕贯穿始终。他的“自我”在“超我”道德观念的引导下,一直在压抑“本我”的欲望,这在剧中邓肯亲临他城堡之前麦克白的内心独白中有所体现:“他到这儿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作者注:此处意指麦克白是城堡的主人,而国王邓肯是他的客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此时的麦克白内心充满了矛盾。他的“自我”与“本我”处在剧烈的斗争状态,压抑的欲望使他在刺杀邓肯前看到了幻像:带血的匕首在空中漂浮。这是“本我”邪恶欲望的外化。然而最终,“自我”向“本我”屈服了,权力欲吞噬了道德与良知,麦克白走上了弑君的不归路。从谋划到刺杀,麦克白内心冲突不断,承受了巨大而残酷的心灵折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他迈向死亡的步伐。

2. 弑君后良心受到的谴责

谋杀邓肯只是麦克白内心煎熬的开始,他未从篡夺的王位中获得预期的满足和快乐,却只体味到更为强烈的内心冲突与折磨。他的“自我”深知,弑君的罪行将使他的内心永无宁息之日。所以,谋杀邓肯后,麦克白开始幻听:“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他甚至连“阿门”都说出口了,已不配上帝的保佑。“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

* 作者简介:闫文军,男,装甲兵工程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化教学。

手上的血迹吗?不,恐怕我这一手的血,倒要把一碧无垠的海水染成一片殷红呢。”邓肯的血迹成为“麦克白良心上永恒的罪恶污迹”^[1]。为巩固王位,清除潜在威胁,麦克白紧接着屠杀了更多无辜的人。杀戮没有平息反而加深了他的罪恶感与恐惧感。出于对班柯的智慧的畏惧,他杀害了班柯与他的儿子,麦克白的“自我”一次又一次地拜倒在“本我”欲望的脚下。在权力与野心的驱使下离忠诚和道德越来越远,潜伏在内心深处追求高尚与道德的“超我”开始惩罚易于屈服的“自我”,麦克白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良心的谴责无法排解,他看到了浑身是血的班柯的冤魂,似乎在控诉他歹毒残忍的血腥行为。然而,“本我”的强烈欲望并未因此而止步,麦克白在极度恐惧和疑虑中走向荒原向女巫求助,他听信了幽灵的劝告:“你要残忍、勇敢、坚决”,这实际上是麦克白内心对“本我”欲望的纵容和鼓励,“自我”的防线一触即溃,麦克白为巩固王权开始了更多的杀戮,而他的罪恶感和悔恨也愈来愈深,只是暂被他潜藏在内心深处,所以当敌军来犯时,他对仆人说道:“我的生命已经日渐枯萎,像一片凋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他深知王权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心已在万人的咒诅和唾弃中渐渐死去,“本我”欲望的满足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外因 麦克白夫人对麦克白的心理影响

在麦克白一步步走向罪恶深渊的心路历程中,麦克白夫人起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与强化作用。在这部剧中,麦克白夫人一反传统女性角色的柔弱与感性,她坚韧残忍、野心勃勃,从一开始出场就在策划,鼓动丈夫谋杀邓肯。她深谙丈夫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她总能在丈夫犹豫不决时,成功地怂恿他在谋权篡位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当麦克白顾惜邓肯赐予他的崇高荣誉,决定放弃刺杀阴谋时,她通过质疑丈夫的男子气概来怂恿他,“是男子汉就应当敢做敢为”,“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懦夫”、“我不敢”这样的字眼,强烈刺激了一个曾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英雄的心,“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不能容忍他的男性尊严和气概被侮辱,从而坚定了刺杀邓肯的决心。毫无疑问,男权社会中对男女两性的传统定位,对人们的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性别角色将男性界定为理性、坚强、有保护力和果断,而将女性界定为感性、软弱、养育后代和屈从。”^[4]因此,在麦克白所处的男权社会中,是绝对不可

能接受男人不敢有所作为,只能当一个懦夫的心理的,这也是麦克白夫人的激将法能如此奏效的深层原因。

作为莎翁笔下最为冷酷的女性角色,麦克白夫人在丈夫杀害班柯后,又开始安慰看到班柯鬼魂的丈夫:“这不过是你的恐惧描绘出来的一幅图画……说到底,你瞧着的不过是一张凳子罢了”。对于内心极度恐惧的麦克白来说,麦克白夫人已经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她那富于鼓动性的话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己心中纠结的罪恶感,使他越来越习惯于以杀戮来换取王权的稳固,所以后来当麦克白得知他那坚强无畏的夫人因无法承受良心谴责而被折磨致死时,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想到要独自面对无尽的黑暗与心灵的折磨,他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四面楚歌的他留下了这样的亘古名言:“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此时,他已感觉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终结对于麦克白来说已成为脱离心灵地狱的最好解脱。失去了心灵支柱的麦克白最终被麦克德夫取下首级。

三、结语

《麦克白》情节并不复杂,但绝对算得上是心理描写最富有张力的一部作品。在剧中,莎翁省略了杀戮和战争场面的描写,将重心放在人物心理的刻画上,他不断让麦克白剖析自我,通过其弑君前后的心理变化凸显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从文本可见,麦克白内心深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以及麦克白夫人对其施加的强烈的心理影响是促成麦克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原因。麦克白强烈的内心冲突和逐步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给历代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使得该剧散发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麦克白》对人物心理的精致刻画、对人性的不断拷问,正是本剧穿越时空,启迪读者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朱生豪译.麦克白[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 [2] Joseph Rosner. All about Psychoanalysis: In Questions and Answers.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Press, 1962:26.
- [3] Qiu Ke'an. Macbeth, Annotated Shakespeare. Vol.15 The Communal Press.1995.
- [4] 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9.
- [5] Stanley, Well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